

晓虹的长相,在老友中是不算太先进的,但他的魅力却不弱,最为突出的,是他的大度。我有个好朋友长得巨胖,在澡堂搓背,意识到有人指指点点,就是再吃力,也要翻身坐起来,向嘲笑他的人久久怒视,我本人也挺喜欢这种毫不含糊。这类做法,晓虹不会,比如他欢迎你谈谈他的口吃。晓虹认为,你在心里笑,还不如当面说。三十多年前,那时他还住在恭城路,我和一个漂亮女孩一起去他家做客。不过要表达三五个字,晓虹吭哧吭哧说得确实辛苦,那女孩控制不住,就笑了。我极尴尬,只能在晓虹对面悄悄作揖。他倒淡然,或者说假笑假眼,他轻声说,“没啥,有时看见比我还要结棍的,我也会笑出来。”我说:“今天是不是小姑娘长得好看,你就放人家一马?”晓虹说:“那倒不是。”

那女孩交大一一年级,晓虹的超脱,她未见识过,或许心生敬意,后面晓虹照样吭哧吭哧,她却敛住了笑。

晓虹曾告诉我,他找过专家,想办法改善口吃。专科医生问,你唱歌时语言流畅吧?晓虹答,那是。我说,医生想表达什么呢,和你交流时,别人说话,让你唱歌,他以为你是刘三姐的男朋友阿牛啊?

和晓虹谈话时,我能快速代他完成后半句,这是经他无意中培训而成。如此,他就能腾出力道来对付概括性的更要紧的话。偶尔,他不那么溜了,我们会迅速默契。

他说:你最最最?我说:最近还好。他说:还写写写?我说:一直在写。他就轻松总结:哦,蛮好。

晓虹日常说话多用短句,又偏爱象声词。假如谈起如何烹制甲鱼,我们会说,处理甲鱼,先从头部下手。到晓虹嘴里就成这样:“按住,哐当一刀。”此外,身为留英舰船专家的男子,晓虹一路成长衣食

奔跑的晓虹

郭靖峰

略优于普通市民是肯定的,但他有个习惯和本埠寻常老太太一致。备菜时,泡过香菇的水,一定滤净留用;吃剩的鱼肉残渣不许扔,说,“明早下面条,嚟一记倒进去,鲜。”

早年,晓虹这样的东北插兄,来时带回土豆黄豆砧板,去时带走年糕卷面咸肉。晓虹返黑,在北站,他本人和家人急吼吼或提或扛大小行李三四件,冲锋一样上火车,立即在车厢里野蛮争抢行李架。整个一长条形行李架塌了,就再去争另一侧的,也塌了。永远满头大汗的插兄晓虹们,就是在这类生存紧张中过来的,当年不过十六七岁。

写这篇两千多字的短文前,我请示了一下正高职称的他。他说,随便写,我不看,直接发。后来发现有什么冒犯,你背两瓶好酒上门请罪就是了。晓虹的尊严壁垒很厚实,看不见自尊心吹弹可破,动辄生气的那种样子。

晓虹七十岁了,心脏也装了支架,他很是怀念三十多年前,一帮写作兄弟常去他家聚会的日子,食客们每次连料酒都不会放过。当年常去的老弟兄中,后来有人还得了茅奖。晓虹最初是报社农村部记者,能写整版特写,奔跑南汇乡下。我一人住在德州新村,他路过,次次一声不响就摸来了,也有白跑的。当时,没有煤气,就用一只电水壶,一壶一壶煮着蛏子、蛤蜊或黄蚬,再切一盘红肠,他一定要在蘸料酱油里放够麻油。酒是熊猫牌乙级大曲,一人半瓶。他大兴安岭回沪后,仍喜端着小碗喝酒。在我处喝困了,就倒入沙发。我把窗帘拆下来给他盖上,略有积灰,他也不管。他的呼噜嘹亮,整夜似在讴歌规格极高的友谊。夏天,邻舍隔壁的老

人把他在我家过夜,看作挺倒霉的一桩事,也有脑子很粉的老人把我单独叫出去说,大家出钱,请那个人去附近那个浴室睡一晚,不是蛮好?我告诉晓虹,他很流畅地说:不去!

婚后,晓虹和父母住在一起。我去他家,偶尔晚了,也会在他家客厅沙发睡。有一次早晨七点,听见有人走近,兀然冷风扑入,一双手掀开被子看了我一眼。我故意不睁开眼睛,我知道这位是晓虹家最相貌堂堂、也最威严的人物。他应是出门上班前,把手里的牛皮公文包一放,好奇过夜者是何方神仙。

起床后,我对晓虹说,你爸爸狠的。估计昨晚我只向你妈妈报告了我的留宿。你爸爸掀我被子,是给你看的。以后你也得事先向他报告一下。晓虹说,写小说啊?但从此以后,晓虹邀请我去他家吃饭,我们在电话里会是这样说定的——

他:喂,阿拉爷。我:去外地了?

当晚,若干朋友就去晓虹家欢聚一堂,酒多了,该留宿还是要留宿的。晓虹妈妈汤老师是诗人,她的微笑很温暖,欢迎的神情永远是心底出来的,只是她的三只猫,蜷缩在床底下不敢出来。

多年后,晓虹妈妈汤老师不幸在家中病逝,家人都悲伤到瘫软,只有晓虹站出来冷静处置。三只猫立即看破了家中的新格局,围绊住晓虹的双脚,希望他能承诺今后仍会善待

自从鄱同乡、苏州奇才金圣叹首创了“不亦快哉”文体,后世许多名家都有仿效,缘为此种文体直抒胸臆、一泄而畅,诚人生之赏心乐事也。今我也小作模仿来上一则:

“冬日坐阳台负暄,(即晒太阳,江南人称‘孵太阳’)寒风渐退,日头升高,阳光投射于墙壁,弹回至背心,暖融融也,软绵绵也,酥痒痒也,乃取竹质‘老头乐’插于背部贴肉,上下挠挠,稍生快感,尤觉不杀瘾。忽拙妻赶来,暖手于热水袋,自下而上插手吾背

夜光杯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一带的弄堂里十七八户人家彼此都熟悉了解,孩子和孩子是玩伴,老人和老人是“姐妹”。相互帮助,又相互攀比“谁家会过日子”,最明显的是看过年的“亮相”。

我的外婆,小学文化,年轻守寡。上半生,外婆在家乡海门有点小名气。解放战争时期,外婆家的捕鱼船“扬长顺”编为“渡江战役27号”参加了解放军渡长江的战斗。一场战斗,船身没有挨到一颗敌人的子弹,船上的解放军官兵毫发无损。“扬长顺”成为“吉祥船”。60年代初,外婆成为第一个带着两艘捕鱼船加入公私合营的“女老板”。

为了我的读书问题,外婆卖掉江苏海边的六间大瓦房,来到上海。一个外乡小老人在上海的弄堂里应该没有什么地位和发言权的,但外婆就凭一双巧手,就凭大气喜欢助人的人品,就凭我们家的年味有特色而树立了一个好形象,好口碑。一个家只

要有一个会过日子的好女人操持,这个家便温暖、和睦而快乐!在那个物资紧张的年代“吃”成了追求的目标。老百姓的传统就是过年一定不能寒酸。要富足,要热闹,要有年味,这样才能开启新年美好的攀高。

从大年三十到年初五,孩子们穿着新衣、新鞋袜,到处跑,对长辈

它们。晓虹和人类说话都不会温情脉脉,对三只猫也没有什么甜言蜜语。但是,几十年过去,晓虹让母亲手里传下的猫咪,繁衍至今,已有多代。

当年我们有个写作好友叫姚宗,云南回沪知青,顶替父亲在一家剧院工作,住在院里的一间小屋,我们常去。姚宗在西双版纳和一名重庆知青结婚,不久就各回原籍,但不愿去对方的城市生活,女儿两岁时,他们决定离婚。

心,一番挠挠,纤指柔甲所到之处,诸痒毕退,不亦快哉?”

我把负喧挠痒看作人生一大乐事是够格的,说与朋友们听,都抚掌道:“当痒感袭来而难耐,自己或他人来一番恰到好处的挠挠,比什么都舒服啊。”

如果孵太阳之时,来一番挠痒痒,再如果是亲爱者为之挠痒痒,那就是莫大的享受啦。从前我祖母在世时就经常有这股情

鞠躬问好拿小红包。家家的桌上一定会有鸡鸭鱼肉等菜肴,一定会有粽子、米糕、汤圆等点心,一定会有孩子喜欢的糖果饼干瓜子等零嘴。

外婆做的甜酒酿是弄堂里的“招牌”。外婆对糯米选用严格,对烧饭的水分讲究,最后会用一点白糖水吊

外婆的“年味”

翁 杨

味,所以会甜中带鲜。甜酒酿中放进米粉揉成团做成一个个米饼,在大锅里煎熟,香飘诱人。邻居有讨教、也有尝鲜的。外婆的拿手绝活还有“酒糟黄鱼”“自制甜面酱”“核桃枣仁米糕”。一家独制,众家尝鲜。

每年秋季,外婆就会用新面粉做成面饼再让它发酵,最后做成面酱,送给街坊邻居。过年时,八宝炒酱就用自家的甜面酱,绝对比现在饭店的好吃。每年入冬后,外婆会买好多小黄鱼晒干后,一层酒糟一层黄鱼腌好封存。三周后食用,年三十前打开糟黄鱼的密封瓦罐,一股浓浓的香味会飘洒而出。黄鱼是很贵的,外婆说在上海只能吃吃小黄鱼了。外婆特制的核桃枣仁米糕被邻居们称为“超过北京城里皇族们吃的茯苓夹饼”。七成糯米三成大米制成米粉后,加核桃仁、枣子

夏天,姚妻抱着两岁的女儿来上海办手续。女儿虽小,却仇视父亲,只要一挨近,就用小手坚决地死揪父亲腿上的汗毛。再疼,姚宗也生挺着。这里面有太多的心结,旁人无语。母女回重庆的那天,姚宗要我们一起去北站送行,姚宗在前,兄弟三人品字形站在车窗下。那晚,姚宗的女儿乖极,发车前几分钟,女儿满脸是泪,两只粉红的小手伸向父亲,妈妈把她从车窗里递出

来,女儿静静依偎在父亲肩头,我和晓虹面面相觑。列车员的哨子嘶心吹响,姚宗把孩子递进车窗时,他的一双泪眼已无法正视这对母女。火车缓缓启动,姚宗先是快跟,接着奔跑,越来越快。

倏然之间,晓虹也奔跑起来。火车是不会被追上的,但姚宗依然追着那只窗口,晓虹依然追着姚宗。他们都曾是插兄,只不过一南一北。三人下了

挠到真痒处

吴翼民

父亲必及时赶到,一双指甲修得恰如其分的手(指甲过长显尖锐,过短嫌乏力)已然在热水里泡软,乃轻轻拨开祖母一层层的厚衣,直抵背心贴肉,上下挠动,一面问:“姆妈,上些还是下些?左边还是右边?”祖母就“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嘍嘍着,父亲就不厌其烦挠动着,直到祖母觉

景。她老人家孵久了太阳,暖了,背心痒痒了,正当她身子牵动难耐之时,父亲必及时赶到,一双指甲修得恰如其分的手(指甲过长显尖锐,过短嫌乏力)已然在热水里泡软,乃轻轻拨开祖母一层层的厚衣,直抵背心贴肉,上下挠动,一面问:“姆妈,上些还是下些?左边还是右边?”祖母就“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嘍嘍着,父亲就不厌其烦挠动着,直到祖母觉

常在拍摄美食时,宁可关闭AI功能,借助现场自然光环境拍摄,菜肴的画面反倒更具特质与光泽。手机AI摄影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且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优点。但在人工智能学习方面仍有一定的局限,从AI设计暴露出的迹象可窥,它的制程和建模深度因“调教不力”,影响到对光影语言的识别与表达。好在手机摄影除了AI功能外,还给用户留有手动操作窗口,便于拍摄者按个性需求,视情况作相应的干预或调整。

在此划个重点:智能手机的拍摄感光总体存在过曝,尤其在户外晴好天气时,色彩和层次还原度颇像衰减过,常致画面苍白乏力,假如拍人物就容易使得被拍对象过于“艾发衰容”。不妨将曝光值(EV)减去一档,以保持画质的丰满与韵味。管见所及,在运用手机AI摄影功能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仁、甜猪油丁、白糖一起蒸锅,三小时起锅后要不停地揉硬,纱布裹着不停摔打变成两三寸的厚度。如今的崇明糕没有这么好的食材。这样的米糕切成小块放进酒酿,再放水潜蛋,加上肉粽子真是美味早餐。外婆要求我包的枕头粽用的肉馅和豆沙从头至尾放到位,要一口见馅……

记忆中,年初四后外婆就要为明年过年穿的新鞋做准备。她乘新年我们父系大家族见面就悄悄给每个大人小孩拓鞋样,外婆会剪各种鞋样,纳坚实的鞋底,缝制时尚的鞋面,最后制成一双双漂亮的布棉鞋。那个年代,一双合脚的新棉鞋是珍贵的礼物。我的堂弟妹,表弟兄尊敬地称我外婆为“好奶奶”,至今扫墓时不忘给她献上一束菊花就是念着贫乏年代那一双新棉鞋的情意。

这样红红火火的过年父母认为太奢侈了。外婆总是强调“一家人家过年没有个年味,就不像一家人家,对不住孩子,也对不住老祖宗。”我们仨孩子总会坚定地站在外婆一边。长大后我才知道,十多年里,我们全家五口人把外婆家的六间房子,两艘捕鱼船换来的人民币变成食物全部吃进了肚子里。

时光在温馨中慢慢流淌,有外婆的日子,生活有情趣,回味好滋味。外婆无私地爱孩子、爱家人、爱奉献,变成了美好的年味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月台,晓虹拍了一记姚宗的后背,说:走,去喝点。

面对那样的分手,我看到了晓虹从未有过的不淡定。作为一次破防,他心里有数,但此人除了喘几口气以外,还是一脸漠然。

那年头,白切三黄鸡正在流行。



得基本可以了,又心疼累着了儿子,便连连说:“适意哉,适意哉。”父亲方始收手,此时父亲已经额头沁出了点点细汗。这情景我多次见到,曾寻思,父亲待祖母真好,又疑问祖母怎么会这等痒痒?及至自己上了年纪,才体会到,年纪大了,冬季背部时常会干燥痒痒呢,洗澡越勤似乎越容易痒痒。

如今轮到我要人帮助挠痒痒了,好在妻子也心领神会,总是伸出援手。比方说,我在阳台上晒太阳,不知不觉那痒痒虫儿就悄然偷袭背心了,大冬衣衣裳层层叠叠的又不方便挠挠,也作牵动难耐状,妻子也总是及时赶来,也会用热水袋焐热了手,好一番挠挠,但不知什么原因,也总是挠不到要点,总是这处挠了那处痒,那处挠了这处痒,即便这样,一番挠挠也可暂解不适于半瞬,暂得痛快于一时。妻子也曾为我购买过竹制的“老头乐”,效果亦不过如此,多半还不如妻手工操作来得过瘾,寻思相比较之下,妻手操作挠痒还有着感情和温度的缘由哩。

不久前在一个工艺博览会上见到一件泥塑工艺品,名曰:“罗汉挠背”,塑的是一尊罗汉,正用“老头乐”为自己背部挠痒痒,脸部则是皮笑肉不笑。旁有一偈云:

“上些不是,下些不是,挠到真痒处,唯有自己手。”

——天下事最可贵乃自知之明。毕竟是罗汉啊,算是真正悟道得道啦!



■ 上图为未用人工智能模式的情景,下图为使用HDR后的拍摄效果

七夕会

自从手机成为日常生活的智能平台后,其内置的相机功能格外受到大众喜爱。尤其近年技术迭代迅猛,手机的摄影性能日新月异,许多单反相机的功能被它逐渐“僭越”。

自从植入强劲的AI视觉模式后,手机的拍摄“智商”异常聪慧:当你用手机对准餐桌就会跳出“美食”模式;近距离拍摄人物,会提示“人像”模式;翻拍证件或文案,会显现“微距”的状态;甚至在聚焦花丛时,它还会辨别出“花卉”“绿叶”等各种功能样式供你选择,可谓神乎其技。

如此一来,普通人只要拿起手机拍照,至于测距、调光等复杂的技术活都可托付智能手机,完全让拍摄者免去了“内顾之忧”。

然而,手机内置AI功能果真法力无边吗?笔者经过多年体验觉得未必尽然。

手机AI摄影之管见

谢震霖

个拍摄模式挺管用。但不建议所有拍摄不加区别地采用HDR模式,而是当你认为必须拍好某个重要场景时偶尔为之。此外,在拍摄艺术性较强的大光比影调时,HDR模式则显得计无所施。

譬如镜头对准盘中菜时,AI“美食”模式立即做出回应,而成像结果会使一盘馋涎欲滴的东坡肉的色相顿时变得寡淡乏味,全然没有浓油赤酱的真实性。原因是AI的“美食”模式影调选取平均的中间调子,所以通

摄影